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鏡花緣
第四十五回 君子國海中逢水怪 丈夫邦嶺下遇山精

話說那群水怪把小山拖下海去，林之洋這一嚇非同小可，連忙上船，只見婉如、若花、乳母，都放聲慟哭。呂氏向林之洋哭道：「俺們正在閑話，不意來了許多水怪，忽把甥女拖去，你可看見？」林之洋頓足道：「俺在岸上怎麼不見！如今已將甥女拖下海去，這便怎處？」登時多九公得了此信，即從船後走來道：「幸喜天氣和暖，為今之計，且教水手下去看是何怪，再作道理。」二人來至船頭，就教當日探聽廉錦楓那個水手下去。水手聽了，因剛才看見那些水怪，心中害怕，不敢獨往，又拉了一個會水的一同下去。不多時，上來回報道：「此處並非大洋，裡面並無動靜。那些水怪，不知都藏何處，無處尋找。」說罷，都到後梢換衣去了。林之洋不覺慟哭道：「我的甥女！你死的好苦！你教俺怎麼回去見你母親！俺也只好跟你去了！」將身一縱，攆入海中，多九公措手不及，嚇的只管喊叫救人。那兩個水手正在後面換衣，聽見外面喊叫，慌忙穿了小衣，跳下海去。遲了半晌，才把林之洋救了上來，業已腹脹如鼓，口中無氣。呂氏同婉如、若花哭成一片。多九公即命水手取了一口大鍋，將林之洋輕輕放在鍋上，控了片時，口中冒出許多海水，腹脹已消，甦醒過來，婉如同若花上前攙扶進艙，換了衣服。口口聲聲，只哭「甥女死的好苦」。多九公走來道：「林兄才吃許多海水，脾胃未免受傷，休要悲慟。老夫適才想起一事，唐小姐似乎該有救星。」林之洋道：「俺在海裡，不過喝了兩口水，就人事不知，俺的甥女下海多時，怎麼還能有救？」多九公道：「前在東口所遇那個道姑，雖是瘋瘋顛顛，但他曾言解脫甚麼災難，又言：『幸而前途有人，尚無大害。』據他這話，豈非尚有可救麼？況『纏足大仙』四字，乃唐兄在船同你鬥趣之話，除了唐兄，只有你知、我知。這個道姑才見林兄，就呼『纏足大仙』，此人若無來歷，何能道此四字？」

林之洋連連點頭道：「九公說的是，俺就出去求神仙相救。」說罷，拿了拐杖，勉強舉步，來到外面，吩咐水手岸上排了香案；隨即登岸，淨手拈香，跪在地下，暗暗禱告，只求神仙救命。跪了多時，天已日暮。多九公道：「林兄身上欠安，今日已晚，只好回船養息，明日再求罷。」林之洋道：「這樣大月色，俺正好跪求，九公只管請便。俺林之洋既發這個願心，若無人救，只得跪死方休，今生今世，叫俺起來也不能了。」不覺放聲大哭。多九公在旁惟有連聲歎氣。

不知不覺，皓月當空，船上已交三鼓。忽見遠遠來了兩個道人，手執拂塵，飄然而至。生的甚覺醜陋，月光之下看的明白：一個黃面獠牙，一個黑面獠牙，頭上都戴束髮金箍，身後跟著四個童兒。林之洋一見，連連叩頭，口口聲聲只求：「神仙救俺甥女之命！」兩個道人道：「居士請起，我們今既到此，自然要助一臂之力，何須相求。」因喚：「屠龍童兒！剖龜童兒！速到苦海，即將孽龍、惡蚌擒來，立等問話！」二童答應，攆下海去。林之洋立起道：「俺的甥女現在海內，還求神仙慈悲相救。」兩個道人道：「這個自然。」因向身旁兩個童兒，暗暗吩咐幾句，二童答應，也都攆入海去。不多時，回報道：「已將百花化身護送歸舟。」兩個道人將手一擺，二童仍立兩旁。

只見剖龜童兒手中牽著一個大蚌從海中上來。走到黑面道人跟前，交了法旨。隨後屠龍童兒也來岸上，向黃面道人道：「孽龍出言不遜，不肯上來。弟子本要將其屠戮，因未奉法旨，不敢擅專，特來請示。」黃面道人道：「這孽畜如此無禮，且等我去會他一會，將身一縱，攆入海中，兩腳立在水面，如履平地一般。手執拂塵，朝下一指，登時海水兩分，讓出一路，竟向海中而去。遲了片晌，帶著一條青龍來到岸上，道：『你這孽畜，既已罪犯天條，謫入苦海，自應靜修，以贖前愆，今又做此違法之事，是何道理？』孽龍伏在地下道：『小龍自從被謫到此，從未妄為。昨因海岸忽然飄出一種異香，芬芳四射，徹於海底，偶然問及大蚌，才知唐大仙之女從此經過。小龍素昧平生，原無他意。大蚌忽造謠言，說唐大仙之女，乃百花化身，如與婚配，即可壽與天齊。小龍一時被惑，故將此女攝去。不意此女吃了海水，昏迷不醒。小龍即至海島，似覓仙草以救其命。到了蓬萊，路遇百草仙姑，求他賜了回生草，急急趕回。那知才把仙草覓來，就被洞主擒獲。現有仙草為證，只求超生！」

黑面道人道：「你這惡蚌，既修行多年，自應廣種福田，以求善果，為何設此毒計，暗害於人？從實說來！」大蚌道：「前年唐大仙從此經過，曾救廉家孝女。那孝女因感救命之恩，竟將我子殺害，取珠獻於唐大仙，以報其德。彼時我子雖喪廉孝女之手，究因唐大仙而起。昨日適逢其女從此經過，異香徹入若海，小蚌要報殺子之仇，才獻此計。只求洞主詳察。」黑面道人道：「當日你子性好饕餮，凡水族之類，莫不充其口腹。傷生既多，惡貫乃滿。故借孝女之刀，以除水族之患。此理所必然，亦天命造定。豈可移恨於唐大仙，又遷害其女？如此昏憤奸險，豈可仍留人世，遺害蒼生？剖龜童兒！立時與我剖開來！」

黃面道人道：「大仙且請息怒。這兩個孽畜，如此行為，自應立時屠剖。但上蒼有好生之德；兼且孽龍業已覓了仙草，百花服過，不獨起死回生，並可超凡入聖。他既有這功勞，自應法外施仁，免其一死。第孽龍好色貪花，惡蚌移禍害人，都非良善之輩。據小仙之意：即將二畜禁錮無腸國東廂，日受糞氣熏蒸，食其穢物，以為貪花害人者戒。大仙以為何如？」黑面道人點頭道：「大仙所見極是。二畜罪惡甚重，必須禁錮在無腸國富室的東廂，始足蔽辜。」黃面道人道：「加等辦理，固覺過刻，亦是二畜罪由自取。」因將回生草取了遞給林之洋道：「居士即將此草給令甥女服了，自能起死回生。我們去了。」

林之洋接過下拜道：「請神仙留下名姓，俺日後也好感念。」黃面道人指著黑面道人道：「他是百介山人，貧道乃百鱗山人。今因閑游，路過此地，不意解此煩惱，莫非前緣，何謝之有！」正要舉步，那孽龍、大蚌都一齊跪求道：「蒙恩主禁於無腸東廂，小畜業已難受；若再遷於富室東廂，我們如何禁當得起？不獨三次四次之糞臭不可當，而且那股銅臭尤不可耐。惟求法外施仁，沒齒難忘！」林之洋上前打躬道：「俺向大仙講個人情，他們不願東廂，把他罰在西席，可好？」孽龍、大蚌道：「西席雖然有些酸臭，畢竟比那銅臭好挨。我們願在西席。」兩個道人道：「且隨我來，自有道理。」一齊去了。眾水手在旁看著，人人吐舌，個個稱奇。

多、林二人回船，將仙草給小山灌入，吐了幾口海水，登時復舊如初，精神更覺清爽。大家都替他道喜。小山道：「只要尋得父親回來，就是受些魔難，我也情願。」林之洋把水仙村之話說了。隨即開船，向小蓬萊進發。

又走多時，如軒轅、三苗等國都已過去，這日，多、林二人在船後閑談。多九公道：「林兄，你看：去歲起風，豈不就在此地？今年有意要到小蓬萊，偏又不遇風暴。若象去年，何等爽快！老夫素於此處甚生，恰好前面有個小國，只好到彼問問。」隨即收口，上去打聽。原來此間是丈夫國交界。及至細問小蓬萊路徑，眾國人聽了，莫不害怕，都說：「離此千餘里，地名田木島，有一亥木山，近來忽生許多妖怪出來傷人，來往船隻，每每被害。」二人慌忙回來，告訴眾人，都不願去；小山那裡肯依。多、林二人說之至再，小山寧死也要前去。二人明知勸也無用，只得拼命朝前進發。

這日正行之際，迎面有座大嶺，細看路徑，須由山角繞過，方能出口。走了多時，離嶺不遠，只見上面密密層層許多果樹，如桃、李、橘、棗之類，四時果品，無般不有。那股果香，陣陣向面上撲來，令人好不垂涎。舵工被這果香鑽入鼻孔，一心想啖，不因不由把船靠了山角。方才泊岸，船上眾人早已一擁齊上，遇見鮮果，不論好歹，摘來就吃，口中莫不叫好。多、林二人也飽餐一頓。林之洋摘了許多桃、李、橘、棗之類，送上船來，呂氏正在垂涎，即同小山姊妹大家分吃。小山道：「舅舅為何將船泊在此處？前日打聽路徑，都說前面有妖怪，怎麼今日就忘了？」林之洋道：「俺自聞了這股果香，心裡迷迷糊糊，只顧想吃，那裡還顧甚麼妖怪！俺去催他們開船。」於是來至外面道：「俺們走罷！莫要遇著妖怪出來。」眾水手道：「今日吃了這樣鮮果，渾身綿軟，就如酒醉一般。好不快活！那個還有氣力開船！」說著，個個睡在樹下。

多、林二人站在船頭，只覺天旋地轉，遍體酥麻，站立不住，正在發慌，山中忽然走出許多婦女，來到船上，把呂氏、小山、婉如、若花、乳母，攙扶上岸，又有兩個，把多、林二人也攙下了船，還有幾個，把眾水手也都攙起，走上山來，眾人心裡雖覺明白。就只口不能言，渾身發軟。小山此時雖然照舊，因見眾人這宗光景，明知寡不敵眾，只好且裝酒醉，跟著同來，看他怎樣，

再作道理。

不多時，來至石洞跟前。進了石洞，又走兩層庭院，進了廳堂。正面坐著一個女妖，頭戴鳳冠，身穿蟒衫，極其美貌；面上有條指痕，從那指痕之中，更增許多嫵媚。旁邊坐著一個男妖，年紀不到二旬，生得齒白唇紅，面如傅粉，雖是男妖，卻是女裝。多九公看了，身上雖覺癱軟，心裡卻還明白，暗暗忖道：「這是男妖，怎是婦女打扮？此時林兄見這模樣，回想當日女兒國風味，只怕又要吃驚了。」只見下首還有兩個男妖：一個面如黑棗，一個臉似黃橘，赤髮蓬頭，極其兇惡。

忽聽女妖笑道：「他們只知吃果，那知其中藏有酒母。果然毫不費事，就都跟來。此皆賢妹並二位愛卿贊畫之力，將來自然慢慢一同受享。但這保兒有三□餘口之多，不知賢妹可能別出心裁，另有炮制？」少年男妖答道：「這些保兒剛才已吃酒母，皮肉未免帶有酒味，若照向日烹調，恐不合口。據妹子愚見：莫若竟將這些保兒釀為美酒，其名就叫『保兒酒』。姊姊以為何如？」女妖喜道：「如此極妙！」黑面男妖道：「以保為酒，固是美品，但清濁不分，亦恐酒味不佳。據臣看來：女保之味必清，男保之味必濁，將來釀時，必須預分兩處，庶清濁不致紊亂。」黃面男妖道：「今日保兒如此之多，其中酒量大的諒亦不少，莫若先將好酒給他盡量而飲，教他吃的爛醉，日後釀出酒來，豈不更覺有力？」

女妖道：「兩位愛卿所見極是。」因指林之洋向少年男妖笑道：「這個保兒與賢妹模樣相倣，莫若把他留下，給賢妹做伴如何？」少年男妖笑道：「這保兒生的雖好，就只嘴上新留幾根鬚兒，令人可厭。他如拔的光光如人髻一般，我才笑納哩。」因向黃面、黑面二妖道：「二位可要留他做伴？」二妖道：「彌君嫌他新留幾根鬚兒，所以不喜；那知我二人因他鬚兒過少，也不慊意。他如滿部鬚鬚，抑或絡腮，我倒喜的。」少年男妖道：「這卻為何？」二妖道：「這叫作人棄我取。」少年男妖笑道：「若據二公之言，難道世間鬚子都是棄物麼？你要曉得：『□個鬚子九個臊』。他要發起臊風，比那沒鬚的還更有趣哩。」說著，一齊大笑。

女妖吩咐手下，將眾保兒帶至後面，多將好酒令其暢飲，以便蒸熟釀酒。眾妖答應，把眾人帶到後面，七手八腳，各去取酒。小山隨即跪下，望空垂淚，暗暗禱告道：「我唐小山因來海外尋親，忽遇妖魔，性命只在頃刻。務望過往神靈，早賜拯救！倘脫火坑，情願身入空門，一世焚頂。」忽見有個道姑走來道：「女菩薩休要害怕，小道特來相救。」

未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